

太极城游记

○李志安

站在旬阳市宋家岭观景台远眺，旬河自北而来，在此处拐出一道大弯，盘成一个S形，恰好将老城围了大半。汉江从西边奔来，横亘在城南，两江就在此交汇。有人指着河湾里的民居笑道：“你看，那活脱脱就是一幅太极图啊！”仔细看去，确实像极了。

城中人世世代代在此定居，不过是因为先民寻到了这块能安身立命的水土，依山傍水而居，一代一代繁衍生息，不知不觉间，反倒成了令世人惊叹的奇观。

我顺着坡道往下走，往老城而去。老城的街道极窄，街道两旁都是老房子，木门青砖墙，好些屋檐下还挂着红灯笼。一位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，头也没抬。一只猫从房顶上跃下来，落得无声无息。

这个地方叫哑子口，俗称“金线吊葫芦”——四面环水，地形形似葫芦，只有一条窄路连通外界。早年先民选在这里定居，大概是看中了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势，水就是天然的城墙。

据史料记载，秦始皇统一六国那年，朝廷就在此设关，名为旬关，大概就在秦楚交界的位置，设关既是为了戍防守御，也是为了征收税赋。

古书记载，最早的县治设在汉江北岸，名叫旬口，位置大概就在如今老城的对面。后来县治数次搬迁——南北朝年间战乱不休，县衙今天设在这里，明天迁去那里；唐朝时甚至一度分设成三个县，过了些年又重新合并。

我走在这条窄街上，想着这些过往的事。一个县的治所搬来搬去，像一叶扁舟在水上漂浮不定。就在这一片土地上，百姓种地、打鱼、生养子嗣，扎根于此。

县官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旬河还是那条旬河，汉江还是那条汉江。北周的时候，开始有人在这里垒石筑城。明朝洪武



三年，也就是六百多年前，重新设县后，县治就固定在了这里，再也没有变动过。

我走到老城的北门，城门至今还保留着。拱形的门洞里面黑黢黢的，穿过去，脚下就是被行人踩得油光水滑的石板路。这道门，大概从明清时期就立在这里了。

出了东门，沿着汉江往下游走，蜀河是旬阳下辖的镇子，坐落在汉江边上。古镇里保留着两座老建筑，一座叫黄州馆，一座叫杨泗庙。黄州馆是当年湖北黄州的商人集资修建的，杨泗庙是船帮供奉水神杨泗将军的庙宇。

我站在杨泗庙门口，往汉江上望去。如今的江面安安静静，只有一艘小渔船飘在水面，可当年并不是这般模样。当年的汉江，来往船只穿梭，千帆竞发，船工的号子声能传出好几里地。陕西出产的桐油、生漆从这里装船，运往武汉；下游的盐、布匹、糖，则沿江运上来。

当年那些商人、船工、脚夫，都曾在这条街上走过。他们在黄州馆里喝茶、谈生意、听戏，在杨泗庙里烧香、许愿、祈求平安。

可我总觉得，只要这些房子还在，就有念想在。那些木柱、青砖墙、石阶、戏台，都亲眼见过当年的热闹繁华。它们沉默不语。

我离开蜀河，继续向南走。旬阳的最南边，有一个镇叫红军镇，这个名字十分特别。

1935年，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这里，留下了一批伤员和干部。他们在这里一带活动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建立苏维埃政权。后来，一位名叫高中宽的红军指导员在这里牺牲，当地百姓悄悄将他安葬，常年偷偷祭拜。再后来，这个地方就叫成了红军镇。

我站在红军纪念馆前，看着馆里的黑白照片。照片里的年轻人，个个都正值青春，不过二十出头。他们衣衫破旧，可眼睛里亮着光。

他们从江西、湖北一路征战过来，走过了千山万水。有一些人，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他们的名字，很多人已经记不清了，可这个镇子的名字，替他们永远铭记着。

从红军镇返回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我又回到了宋家岭，这次没有上观景台，只在中腰站了一会儿。老城岸边的灯亮了，星星点点顺着河湾排开。夜色里，旬河与汉江隐去了身形。

我忽然想起一个词：岁月。旬阳这块地方，六七千年前，先民们已经在这里狩猎捕鱼、烧制陶器。

他们来了，又走了。有些人留了下来，最终埋骨于此，他们的子孙后代，依旧在这里居住。城郭几经迁徙，人却从来没有走远，就在这几川河水、几座山峦之间，代代生息，绵延不绝。

秦朝的关隘，汉代的县治，北周的城垣，明朝的城墙，清朝的码头，红军的来路——一层又一层，叠在这片土地上，就像河边层层累积的沉积岩。

我住的地方走回去，明天，这座城依旧会在这里；哪怕再过一万年，它依然会在这里。

仰望古旱莲

○王印明

春山可望，山花待开。早春三月，被誉为“植物熊猫”的古旱莲如期绽放：妩媚娇艳，高雅清丽，质朴纯洁，处处散发着灵魂的醇香，悄然融入春日的氛围，共沐岁月静好。

这株曾被人们视作“绝后”的珍贵奇树，在陕西勉县城西四公里的“天下第一武侯祠”内。它初绽时花瓣白中透红，花形与水中莲花相似，又生长在旱地，“旱莲”因此得名。它的花蕾要历经夏、秋、冬三季方才孕育成熟，因此人们戏称这一过程是“十月怀胎”。到次年三月初，它总能应期而开，从不更改花期，且遵循“先开花，后长叶”的生长规律。有关专家经碳十四测定，这株旱莲的树龄已超过四百年，相当于明代万历年间，与祠内墓志记载吻合；它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仅存的一株古旱莲，因此被称为“植物熊猫”。又因它总在3月8日前后开放，也被人们唤作“女人花”。它不只是自然造就的奇观，而且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。

旱莲属于木兰科，与玉兰花同科同属但不同种。相传它是古人为纪念诸葛亮所栽植。许是上苍有意烘托“长使英雄泪满襟”的情怀，我刚踏入武侯祠，空中忽然飘起丝丝细雨，微风拂面，却并不寒冷——毕竟已是早春了。说真的，我一直庆幸古旱莲长在我的故乡，让我能时常亲眼见证它“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”的奇妙过程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份模样早已深深印在脑海，成了永远的记忆。

观赏旱莲不像平日里看寻常花草那样随意，得仰起头静静凝望。此时枝上没有一片叶子，条条枝条上缀满了粉白色花朵，婀娜多姿，纯洁清幽，恍如蔚蓝天空中浮着的朵朵彩云。我站得不远，看得格外真切。或许正是因为沾了细雨，花瓣

只闻花香，情归自然。我始终偏爱武侯祠里那株独一无二的古旱莲。不因为我仰望旱莲的高洁风骨、崇敬诸葛亮的君子品格，还因为在这片净土上，我闻到了古旱莲本真的香气，也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宁静与美好。

上挂满了剔透的水珠，不由得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

在细雨中，一阵微风拂过，满树花朵便翩跹起舞，摇曳多姿、楚楚动人。我从未被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深深吸引、打动与震撼，只因我此刻正用心灵触摸，用灵魂体味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听见了缓慢翻书的轻响，还有拨动琴弦的韵律。于是，我想起了诸葛亮高台读书的悠然，想起了空城计的从容，更想起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人生境界。这一切，怎能不叫人心生肃然！

不过，仰头看久了，脖子难免酸痛，但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好心情。那红霞般闪烁的朵朵旱莲，一缕缕清香四下散开，掠过我的五官，直抵心底。慢慢地，旱莲这份独特纯正的香气渗入肌肤，它淡得清新，让人抛却所有杂念，恍如进入了禅意悠然的世界。

时光在烟雨中缓缓流淌。这株古旱莲不过四百余年历史，可后人何为总要将它的高洁与诸葛亮的高尚品格联系在一起呢？追古思今，我个人认为：诸葛亮本身便有诸多廉政佳话流传，旱莲又本生长在武侯祠内，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联

想，因此，将旱莲比作诸葛亮，本就是出于一份纪念，也就自然而然了。难怪后人每逢旱莲花开，都会到此为自己与家人祈福，祝愿这一整年都能交上好运。此情此景，不由得让我想起最早发现并亲手培植旱莲的苏念慈。

早些年，旱莲并不起眼，也无人重视。尤其是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，谁会有心去留意一棵树呢？但苏念慈不一样。他是读书人，早年曾在勉县武侯中学任职——当时学校就设在武侯祠内。他热爱自然，也敬畏自然，发现旱莲是稀有名贵花木后，便潜心研究，想要培育繁殖更多旱莲。天性朴实厚道的苏念慈，最终选择了温和的传统种子育苗法。经过反复试验，居然有两颗花籽在三年后破土出苗，成功培育出了新株。到20世纪60年代末，新株直径已长到约10厘米。可惜后来因疏于管理，这株新旱莲被人为损毁了。苏念慈这份钻研培植的精神也鲜少被人提起，反倒给后人留下了继续研究的课题。所幸的是，苏念慈当年反复试验培植旱莲时，留下了详细的记载，且这份记录一直流传至今，为后人培育旱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
春意盎然，花满沔阳。如今，被汉中市定为“市花”的旱莲，经植物学家们精心培育，已经广泛栽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仍每年三月如期开花，次第绽放，尽显春日浪漫。

只闻花香，情归自然。我始终偏爱武侯祠里那株独一无二的古旱莲。不因为我仰望旱莲的高洁风骨、崇敬诸葛亮的君子品格，还因为在这片净土上，我闻到了古旱莲本真的香气，也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宁静与美好。这份遇见，让我满心欢喜与自豪，更觉得无比幸运。

那年放秋假，母亲挑着两只大老笼去拾棉花，一只老笼里坐着两个妹妹，另一只老笼里放着一个木筐。到了地头，母亲取出木筐，把两个妹妹放进去，让我陪着妹妹玩。那片棉田格外辽阔，绽开的棉桃铺得像一片雪海。母亲提着老笼一进地，只能露出小半个身子。老话说：“秋后二十四只火老虎。”棉田里闷得像蒸笼一般，没多大工夫，母亲的鬓角、脸庞就挂满了亮晶晶的汗珠，她时不时用破旧的衣袖擦去汗水……就这样一天天熬下来，母亲居然把整片棉田的棉花都拾完了。

我不知道母亲累到了什么程度，我只清楚，在我心里，母亲是格外能吃苦耐劳的种田能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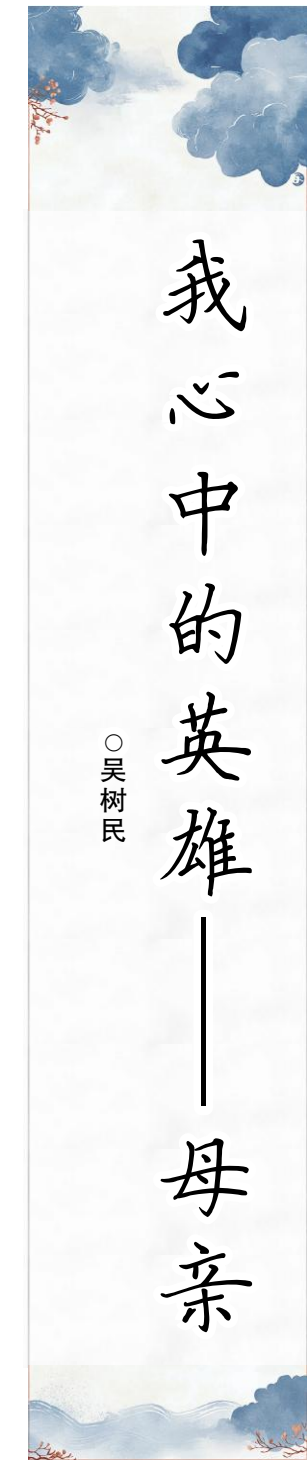
深冬的一个半夜，父母把两个妹妹反锁在家里，扛着铁锹，提着一块木板，带着我去浇麦田。我提着一盏小马灯，走到水口子边，母亲让我举着灯站在高处，她和父亲一锹一锹把牛头大的土块往水口子堵。我家麦田地势高，水怎么都堵不住。母亲让父亲到附近麦场抱来麦秸，先把麦秸扔在水口子上再覆土，可转眼之间，麦秸就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。母亲急了，挽起薄薄的棉裤一直到大腿根，一步跳进了冰冷的水渠。父亲按着母亲的吩咐，把大块的土依次堵在木板两边。水终于哗哗流进了我家碧绿的麦畦。渠水里满是冰渣，我刚把手指伸进去，就冻得连打两个冷颤，那刺骨的寒意我至今都记得！

我不知道母亲冻成了什么模样，我只清楚，在我心里，母亲是英气豪壮的农村女杰！

在那全国绝大多数家庭都吃不饱饭的三年困难时期，我家也没能逃过难关：吃完了白面，母亲能变着花样把玉米面做成搅团、水鱼、发糕、粳粳；玉米面不够了，母亲就去捋榆钱、洋槐花，掐苜蓿、枸杞芽，拌上少量玉米面做成喷香的麦饭；连玉米面都没有了，母亲还能把原本喂鸡喂猪的黍米，混着白萝卜叶、红萝卜缨揉成菜团子蒸熟，让全家人填饱肚子；就连黍米面都吃完了，母亲就跟着女伴走五六里路，到产蔬菜的农家村帮人收萝卜，工钱就是半筐红萝卜、白萝卜，提回家也能照样充饥。那时候我刚上高一，生在农村，家里条件差，学校的学生灶对我来说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天堂。每个周日傍晚，我要步行将近十公里到学校，馍兜里装着母亲洗干净的生红萝卜、白萝卜，瓦罐里提着母亲蒸好的熟红萝卜、白萝卜。每周前三天，我打一碗开水，把熟萝卜泡热了果腹；后三天就把生萝卜找个灶洞煮熟了填肚子。

时过境迁，我总觉得，一双手糙得像榆树皮的母亲，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人。我是不知道母亲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我只清楚，在我心里，母亲是能干灵巧的不凡母亲！

母亲六十五岁那年，下台阶的时候扭了腿，疼得浑身大汗像水浇一样，实在扛不住了，才让小妹给我打电话。我赶紧找车把母亲送到县医院。透视室的医生指着X光片告诉我：“你母亲这次



是股骨颈骨折。但从片子来看，你母亲盆骨还有好几处陈旧性骨折……”我当时震惊极了：小时候母亲常常喊腰疼，因为没钱医治，顶多让我用小拳头给她轻轻捶两下，自己在土炕上躺几天就完事，我根本想不到那竟然是骨折！那时候父亲不会做饭，躺着的母亲还要硬撑着爬起来，给下地回来的父亲和我们烧水做饭，缝补浆洗……

我不知道母亲忍受了多大的痛苦，我只清楚，在我心里，母亲是无坚不摧的草根英雄！

日子过好了，我的收入，用来奉养母亲绰绰有余。年逾七旬的母亲原本也该安享清福了，可母亲总背着我，不知道偷偷在忙些什么。我平日里工作繁忙，见母亲整日高高兴兴的，也就没多过问。眼看到了五月，端午节快到了，我偶尔回家，反倒见不到母亲的身影。我出门去找，才看见不远处的街口，有人在一横一竖搭成的架子上，挂着层层叠叠的香包——这些香包装饰得五颜六色，造型千姿百态：十二生肖、灯笼绣球，还有莲花童子、咧嘴石榴、火红辣椒……我走近一看，摆摊的居然就是母亲！母亲看见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娃娃上班去了，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心慌……”

看着母亲亲手做的这些香包，我不得不由心生敬佩，我的母亲，真是勤俭手巧的人生楷模！

每个人这一辈子，心中都会装着一个偶像。我心中的偶像，就是“想见音容云万里，思听教诲月三更”的已仙逝的我的母亲。